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二八回 換桃符陽春回大地 喧爆竹風雪度殘年

卻說章秋谷想著陳文仙住在外面終不是個久計，便請了幾個親戚宛宛轉轉的和太夫人講了一番；又大家都勸了太夫人一陣。太夫人起先雖然有些動氣，後來見秋谷自己口口聲聲的認罪，又被幾個親戚勸了一番，便也回嗔作喜，叫秋谷揀個日子，把陳文仙搬了進來一同居住。到了那一天，陳文仙明妝靚服的過來，恭恭敬敬的先拜見了太夫人。太夫人把他攙了起來，仔仔細細的從頭到腳看了一遍。只見他蛾眉挹翠，檀口含朱，眼媚春波，腰欺弱柳。更兼丰容婀娜，態度端莊，既沒有一些兒風流放誕的樣兒，又沒有一些兒僥薄輕佻的氣派，那裡像什麼堂子裡頭出身的信人，看上去竟是一個大家閨秀。太夫人看了□分歡喜，心上暗想：「這個人倒不像是個信人出身，將來一定不至於鬧什麼笑話的。」便也和顏悅色的撫慰了文仙幾句。文仙拜見了秋谷的那位正室夫人，也規規矩矩的，甚是小心。

秋谷的那位夫人起先聽了這個消息，心上自然□分不快。只說這個陳文仙既然是個妓女，不知怎樣飛揚跋扈的一個人。如今見了陳文仙這樣的循規蹈矩，沒有一些兒撒嬌侍寵的樣兒，倒覺得出於意外，便也歡歡喜喜，好好的相待。陳文仙究竟是個信人出身，騙人的工夫很好，用出渾身手段來巴結太夫人和少夫人，不上半個月，就把這兩位騙得二□四分的歡喜。秋谷見了，自然也□分快活。

不知不覺的早到了□二月二□八的那一天，臘鼓迎年，屠蘇獻歲，萬家爆竹，大地回春。秋谷在家裡頭沒有什麼事，便和太夫人講些外面的事情，說些街巷的笑話。有時候帶著一妻一妾，同著太夫人搶狀元籌、擲升官圖；擲得不耐煩，便四個人打一局麻雀，和哄得太夫人甚是高興。

過了兩天，早又是除夕了。秋谷想著梁綠珠同陸麗娟那裡有些帳沒有開發，這兩天和哄著太夫人頑，連大門都沒有出，把這件事情竟不知忘到那裡去了，直到這個時候才忽然想起來，便和太夫人說了一聲，要出去還些帳目。太夫人道：「你無非是要出去還嫖帳就是了。把有限的幾個錢這般用法，將來用完了，我看你怎麼樣！」

秋谷聽了呆了一呆，答應不出，恐怕太夫人生氣，站在那裡不敢就走。偷眼去看看太夫人臉上的神色，卻還是一臉的笑容，「心上方才放心。便慢慢的退了出來，趕到樓下自己書房裡頭，開了鐵箱，帶了一卷鈔票，一溜煙直到久安里來。

看官，你道太夫人既然知道他是出去還嫖帳，怎麼並不生氣，許他出去？原來太夫人自從到了上海以後，也微微也有些知道秋谷在嫖場裡面狠有些兒聲名；又向來知道秋谷的脾氣風流自喜，個個非常，更兼住在上海灘上，這樣花天酒地的地方，自然的就有選舞徵歌的興會。從來說知子莫若母，明知道就是管也管他不住的。平日之間常常聽得秋谷講的那些堂子裡頭的情形，那些信人騙人的圈套，講得個窮形盡相，色舞眉飛，知道他是嫖界裡頭的慣家，不至於再會上什麼信人的圈套，便也隨隨便便的，不□分去拘管他。只對他說：「你們在面子上的人，逢場作戲自然是免不來的。但是你究竟年紀還輕，恐怕一個不留神，上了信人們的當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就想懊悔都來不及了。我雖然不來管你，你也要諸事留神些兒。」又叫秋谷把陸麗娟和梁綠珠兩個人叫到大菜館來，太夫人細細的打量了他們一番，又和他們問答了一陣，便對秋谷道：「這兩個人裡頭，還是陸麗娟天真爛漫，我看起來比梁綠珠好些。梁綠珠臉上雖然沒有什麼，我看他心計深得狠，說的話兒亦狠有斟酌，你以後不要做他，就做陸麗娟一個人罷。」

秋谷聽了，口中自然答應，心中卻有些不相信的意思。自己心中暗想：「憑你梁綠珠再要狡猾些兒，憑著我章秋谷的一身本領，料想也還對得過他。」想著太夫人的話兒也不過是揣度之詞罷了。

如今閒話休提。只說章秋谷逕到久安里陸麗娟院中，大踏步走進房間，見麗娟一個人坐在房裡，靜悄悄的不見別人。麗娟把一隻纖手托著香腮，坐在那裡好像想什麼心事的樣兒。見了秋谷進去，立起身來懶洋洋的打了一個呵欠，笑道：「耐好幾日勿來哉，勒浪屋裡向陪仔姨太太，兩家頭窩心得來，連大門才勿想出格哉！」

今朝倒那哼想著仔到倪間搭小地方走走？」秋谷聽了笑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真是浸在醋缸裡過日子的，一開口就有些酸溜溜的味兒。」陸麗娟不等秋谷說完，把身子一扭道：「耐格閒話倒來得詫異篤呢！啥人勒浪搭耐吃醋呀？」說著不覺蛾眉微豎，俊眼流波，狠狠的瞪了秋谷一個白眼。秋谷便笑道：「你不要發急，我不過和你說句笑話，你就急到這般田地。」

說著便走過去攙著陸麗娟的手問道：「怎麼這裡只剩了你一個人，他們都到那裡去了？」麗娟道：「俚篤才勒浪外勢收帳，一塌刮仔才出去哉。」秋谷道：「你今年的帳怎麼樣，收得齊收不齊？」麗娟蹙著眉頭道：「有幾戶老客人，才到仔別場化去哉。倪間搭幾格戶頭，才是看得見格。有格排滑頭客人，倪也勿去做俚！故歇倪帳浪一塌刮仔算起來，差勿多二千多點。除脫仔兩格勿勒浪上海格客人，倒去脫仔四百多。再有一千六百洋細，收著仔一格八折帳就算好哉！」秋谷聽了，便又問道：「你今年年底的開銷怎麼樣？」麗娟道：「倪搭格開銷，是耐曉得格，一節不過一千洋細。帳浪收落來，剛剛正好。」

秋谷聽了，故意和他說道：「我要和你商議一件事情，不知你答應不答應？」

麗娟聽了倒呆了一呆，看著秋谷的臉道：「啥格事體，耐要搭倪商量？」秋谷低低的和他說道：「我今年的酒局帳，差不多也有三百塊錢，雖然數目不多，我今年虧空做得大了，一時周轉不來。我想和你商量，把你這裡的錢暫時耽擱一下，等明年正月裡頭再想法子給你。只要過了一個年，就不怕沒有法兒，不知你心上怎麼樣？」

麗娟聽了，似信不信的看著秋谷道：「阿是真格呀？耐格閒話一逕來浪瞎三話四，有點靠勿住。」秋谷正色道：「別的事兒說說笑話罷了，這個事情是於我面子上大有關係的，我怎麼肯說謊騙你？難道我無緣無故的平空倒掉自己的牌子麼？」

陸麗娟聽了，心上已經有幾分相信的意思，卻究竟還有些兒疑惑，停了一回，方才說道：「倪間搭格二三百洋細倒無啥希奇，耐也勿要放勒心浪。倒是梁綠珠格搭格帳，耐去還撥仔俚，勿要搭俚雜格亂拌。阿曉得？」秋谷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就是你這裡，也為我們兩個人平日之間總算是彼此要好的，我才來和你商量。要是換了第二個人，我無論怎樣也要想個法子還他，免得折了自家的志氣，去和他商議。」

說著，又對麗娟道：「但是你這裡也要開銷別人的，平空的少掉了一筆錢，你又怎麼樣呢？」麗娟道：「倪搭倒無啥要緊。倒是耐自家格開銷那哼？」秋谷道：「那些戲園、菜館、馬車行、綢緞店的帳，一古腦兒也不過三百塊錢，這一點兒不算什麼。」麗娟道：「倪一逕搭耐說，勿要實梗瞎用。故歇格世界，銅鈔銀子頂要緊。」

耐總歸勿肯聽倪格閒話。到仔故歇辰光，耐阿是也來勿及哉！下轉勿要實梗，阿曉得？」

秋谷聽了，點一點頭，卻故意對他笑道：「像我這樣的整腳客人，還要在你院中走動，給他們一班娘姨、大姐看了，也覺得不好看。」陸麗娟瞞了秋谷一眼道：「啥格整腳勿整腳，只要倪搭耐兩家頭……」麗娟說到這裡地方覺得接不下去，便頓了一頓，看著章秋谷一笑。章秋谷也看著陸麗娟一笑。麗娟把頭一低。秋谷又道：「萬一有人說你做我的恩客，你又怎麼樣呢？」麗娟笑道：「隨俚篤去說未哉。」

說算倪做仔耐格恩客末，也勿關別人啥事。」秋谷聽了，不覺哈哈一笑。麗娟倒呆了一呆道：「耐笑啥呀？」正是：

殘年風雪，萬家爆竹之聲；蕭鼓春城，大地河山之影。

第九集書中，還有張園賽會，江北水災，章秋谷初到天津，方小松重來上海，這些說話都在下集書中。在下做書的做到這個地方，卻要暫時擱筆，休息幾天的了。

